

憶棲霞五法將

香江懷舊

—— 葦

鹿野苑是港九名刹，座落九龍塘金巴倫道六十一號，是南京棲霞山的下院，南京棲霞山若舜老和尚開山，至今八十多年的歷史。舜老一九三〇年抵港弘法，在荃灣石圍角購地七萬餘英尺擬建精舍。因政府禁建佛寺，所以門額灰刻「棲霞別墅」之名，佛堂內則是鹿野苑，以供佛、安僧、弘法。庭院很大，花木扶疏，舜老圓寂後，舍利塔就建在鹿野苑園地一角。明常老和尚繼舜老後任鹿苑住持，明老是楊仁山居士祇桓精舍的學員，是飽參飽學高僧，宗教兼通，寫得一手好書法，很受信眾敬仰，皈依弟子眾多。

一九四七年，棲霞山挑選了五位菁英法嗣。傳棲霞法脈的五位法將，都是萬中挑一的僧才，屬明老的法孫輩。一九四九年後，相繼來港，駐錫香港鹿野苑。他們都是佛教的龍象，依年齡排列為：法宗法師、超塵法師、速醒法師、悟一法師和達道法師。每一位都是儀表堂堂，出身佛學院，親近名德，內蘊豐富的飽學之士，而且能唱、能念、能講、能寫、能幹。國學基礎深厚，在

年青僧群中，可謂一時俊彥，人稱棲霞五虎將，或鹿苑五比丘。大陸政權易幟後，許多江浙名德逃難到港，曾駐錫鹿野苑，而我認識的有：太滄、仁俊、隆根、松年、性仁等長老法師，初到香港時，都曾在鹿野苑短期駐錫，高僧雲集，人才鼎盛。後來因緣成熟，或南來新馬，或北去臺灣弘法，各化一方。

七〇年代，政府發展荃灣，徵用鹿野苑土地，佛堂暫時遷至荃灣工業區的紅棉大廈；購進九龍塘現址後，一九七八年註冊為非牟利有限公司。香港尺金寸土，幾間有歷史性的大型寺院，全在郊區，市區的佛教團體則多安置高樓，欲新建擁有土地而且範圍廣袤的寺院，尤其在市區，根本不可能。鹿野苑覓地重建，在九龍塘金巴倫道，覓得面積一萬二千四百平方英尺的獨立式房子，地理環境非常適中，靠近地鐵站，交通方便。民房裝修改建後，雖屬中小型的佛刹，外表卻莊嚴堂皇。山門外有高聳的門樓和紅漆大門，門旁一副楹聯：「鹿苑重開，遙接六朝勝地；龍宮流行，弘闡三論法輪。」對於

鹿野苑承棲霞法脈，繼三論宗祖庭，有明晰交代；據說出自苑中五虎將之手筆。進入山門是花園，樓下大廳供佛及帝釋、梵天二護法，樓上的佛殿不太大，足夠舉行一般的法會佛事了。另有藏經樓、功德堂。在香港彈丸之地，非古建道場，卻有如此規模，已很罕見，實是難得而可貴。

我十多歲就認識五位法將，而且非常熟稔。本文所敘，只記錄我本人和幾位法師們互動的趣事。記得小時候，二戰剛結束，在故鄉先上人房中，看到牆上掛了一幅書法，我文化程度淺，看不懂內容，但落款我記得清楚，是「隱棲沙門速醒」。我曾問：他是誰？先上人說：「是棲霞山一位法師，叫你快點醒來，不要睡懶覺。」後來在香港鹿野苑見到速醒法師，我就叫他不要睡懶覺法師。

假期不時隨師去鹿野苑，教內人士和信眾都稱呼五位為當家師父，為了分別雁序的排列，就稱宗法師為大當家師，依次超法師為二當家、三當家……一直排下去。香港沙田慈航淨院的智林法師，也是棲霞的法嗣，同學陳淨明是智林法師的徒孫，和幾位當家有法眷關係。淨明有事找他們時，拉著我作伴，慢慢就熟絡起來。我最喜歡買了摺扇，去找二當家和五當家在扇面題詞和繪

畫，至今還珍藏著。後來在九龍置了棲霞分院，我和同學就不時過訪了。

留學日本的法宗法師

宗法師（一九一七—）是大當家，江蘇泰縣人，十二歲出家，十七歲圓具，畢業泰州光孝佛學院、金陵佛學院；二十三歲東渡日本，在黃檗山萬福寺參禪四年，回國後在焦山佛學院任教。一九四九年赴港，五〇年代在亞皆老街，創立棲霞分院。他是一位老實人，蘇北的鄉音很重，香港人聽不懂普通話，蘇北話更是蒙查查，對話「南北和」，常鬧笑話。我和淨明第一次去看他，他問淨明說：「你的同學要不要吃糖果？」我覺得好笑說：「當家師父，我快二十歲了，別把我當作小不點！」第二次去看他，還是問我要不要吃糖果？我說：「當家師父！我最討厭吃糖果，以後別叫我吃糖果了，好嗎？」他自己也笑了，就是如此老實可親。

一九七四年，大當家升座鹿野苑住持，明老親自主持送位儀式。一九七八年鹿野苑註冊為不牟利有限公司，宗法師出任董事長。其他幾位當家都名列永遠董事。大當家的日文很好，說得一口流利日語。二戰雖已結束，人們對日本鬼子的暴行記憶猶新，我們總是貶稱日本

人爲蘿蔔頭。少年頑劣，常和宗法師開玩笑，私底下悄悄贈他一個綽號：大蘿蔔。

八十年代大當家赴夏威夷弘法，一九九二年又在澳洲悉尼創建觀音寺。對於遠赴非我族類、華人稀少的國家弘揚漢傳佛教的大德們，我由衷欽佩！因爲在華人社區弘法已不容易，何況遠渡重洋，孤軍作戰？他不但弘揚漢傳佛教，還發揚中華文化，開辦中文班、書法班、太極班、素菜班，豐富了澳大利亞社會的多元文化，使觀音寺成爲南半球著名的漢傳佛教道場。

前幾天，和駐錫香港鹿苑的百歲高僧宗法師通過電話，健步如飛的老和尚，有點重聽，談六十多年前的舊事。頗費氣力，講了很久，不知道他是否聽懂？他很有閒情，告訴我他過了孟蘭將返南京，邀我去棲霞賞紅楓。說：「秋天，棲霞的紅楓實在太美了！歡迎你來。」我心中覺得，老和尚的赤子之心更美！

少壯時在世界各地爲法奔波辛勞，歲近期頤，便思落葉歸根。宗法師二〇一五年回返祖庭南京棲霞山，去年歡慶百歲壽辰，我雖沒有出席，一瓣心香，遙祝碩果僅存的虎將，健康長壽。

學貫古今的超塵法師

二當家超法師（一九一八—二〇一七），江蘇興化人，自幼依虛大師門下鼎鼎大名的震華法師出家，法諱西禪，字鏡愨，號超塵。佛學國學造詣精湛，能講能寫，擅長梵唄水陸儀軌。畢業於竹林佛學院，在南京棲霞山圓具後，任教於多間佛學院。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，赴港駐錫鹿野苑，任教香港棲霞男眾佛學院。一九五二年飛錫越南堤岸弘法，創建龍華寺，創立越南華宗佛教會，信眾皈依。西貢淪陷後，他羈留在越，音訊斷絕。或傳他已葬身怒海，或傳他已遇害，還有人爲他追悼回向。道聽塗說總是不可信，一九七七年，他終於以香港鹿野苑永遠董事身份，獲批准離越赴港，才重獲自由。卻放棄了在越南創立、辛苦經營二十五年的弘法基業！

超法師佛學造詣甚深，文化基礎豐厚，生花妙筆，獨步僧倫。體格魁梧，是五位當家中最高大的。性格活潑，沒有架子，辯才詞鋒出色，說話幽默風趣，童心未泯，喜歡搞笑，頗有冷面笑匠之風。五十年代他主編《無盡燈》雜誌，給我的印象是：敢說敢當，不將佛法作人情！寫文章直斥佛聯會掌權居士爲第四寶，當然事出有因，爲此曾鬧了一輪風波。此後，每逢佛教慶典的禮臺上，再也沒有西裝革履的居士，膽敢排除僧寶，大喇喇的坐在正中間了！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七〇年代末，

他自越南回港，正式展開弘法事業，任教於能仁書院大專部佛學教授兼系主任，出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，香港佛教僧伽會會長，在臺北創立松柏精舍，一九七八年出任鹿野苑住持，常穿梭於港、台、新、馬、菲、泰等地弘法，澤惠無數四眾人士。

他的文學造詣高深，古典文章、碑銘、對聯尤其出色。一九九〇年常凱法師圓寂，他來新弔唁，在伽陀精舍，看到我寫的輓聯，有「功留教海，譽滿僧倫」之句，便提議我改兩個字：把「僧倫」改作「杏林」。凱法師是中醫正骨聖手，一代名醫，「譽滿杏林」，正是贊揚其濟世利人的功德，我忽略了，即刻禮謝！常覺老師在旁開玩笑的說：「一字老師，終生老師！改動兩字，下一輩子還是老師。」其實，我受益於超法師，又何止兩字！五〇年代我投稿《無盡燈》的佛青園地時，便開始得到他在文字上的指導了。遇上有關佛教教義或歷史的疑問，他是我執經問難的老師之一。

超法師曾贈我一聯：「不羨總持唯得肉，但欽宏道廣傳經。」很有鼓勵性，書法雄渾有力；只是落款用「千佛侍者」，沒有蓋章。我半開玩笑地說：「超法師！任誰都可自稱千佛侍者，日子一久，作者就成佚名了。」

「請他重寫。他就以「愛道」寫了一幅冠頭聯：「愛為

無上菩提本，道在尋常日用中。」有點玩笑意味！松年法師卻很欣賞，自動以隸體書寫，成為二老贈予的無價紀念品。

大乘精舍重建，我請超法師為大殿藥師三尊佛龕撰聯，他橫披寫了隸書「琉璃世界」，兩旁則行書聯語：「廣嚴城中令諸聞者皆願滿；樂音樹下得大饒益悉隨宜。」落款是「攝山超塵」。字體較柔弱，不復當年。可能因健康影響腕力，「琉璃世界」四字筆劃歪斜得很厲害；最後，我請書法家邱少華居士以隸書重寫。也許，這可能是超法師最後寫的楹聯了。靈峰般若講堂四十周年，他來祝賀，已需輪椅代步，而且性情也大變，一個談笑風生的人，已不愛講話了。他去大乘精舍參觀時，我指著佛龕楹聯說：「這是您老的墨寶。」他抬頭望了橫披一眼說：「這四字不是我寫的。」身體雖然不好，思路卻是非常清晰。

據我所知，超法師在越南創龍華寺，弘揚彌勒法門，他的歸趣是上生兜率的。晚年健康走下坡，臥病十多年，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凌晨在香港圓寂，終得解脫，享壽期頤。我因健康關係，不但未能赴港送最後一程，雙林寺的追思會也沒能出席，非常歉疚！

三當家速醒法師

速醒法師（生寂年不詳），五位當家中，我慕三當家的大名最早，但和他最不熟悉，只是偶然隨師去鹿野苑見過。據說，他是最早到港跟明老一起重興鹿野苑的，是正式負責鹿野苑監院事務的人。他給我的印象是：儀表莊嚴，風度翩翩，意氣風發，應酬特忙，是五位當家中的核心人物，深受信眾擁戴，但我沒和他交談過。

他在青山屯門有一靜室——淨業林，一九五一年導師與座下法師應邀遷居於此，但我每次去都沒看到他。見到的法師除了導師座下的：演培、續明、仁俊、常覺、廣範法師外，還有四當家悟法師；二當家超法師則在閉關。當導師講課時，他開了小窗子一起聽課。法師們課餘出坡種菜，自己挑水灌溉，記得他們種的番茄又紅又大。一九五三年導師應李子寬居士之情，決定赴台定居。座下的法師們連同悟法師也都陸續去了臺灣。

有一次，淨明同學告訴我說：三當家還俗了！雖和他不熟，也震驚了一下！多年後，又聽說他依大嶼山寶蓮寺筏可和尚重新出家，法名三慧。先上人特地去寶蓮寺探望他，據說他已失聰，只能筆談；後來不久便傳來往生的消息。

人脈極廣的悟一法師

四當家悟法師（一九二二—二〇〇三），江蘇泰縣人，十一歲於泰縣淨業庵依了如上人披剃出塵，十三歲進入光孝佛學院研讀，十八歲在寶華山圓具。對經懺梵唄、焰口、水陸儀軌，學有專精；曾在臺灣佛光山教授梵唄唱誦，要求非常嚴格。一九四九年赴港，由續法師援引赴台，住福嚴精舍追隨印公導師修學。導師應善導寺之請出任住持，他受委為監院；導師退居後，演公、道安、默如諸法師繼任住持，他依然是監院，後被推為善導寺住持。他的國學基礎很好，曾在香港新亞書院深造，成為史學家錢穆的學生。為人城府頗深，做事沉穩，考慮周詳，說話必經三思，不隨便開玩笑或承諾。

我對悟法師的認識可說在臺灣開始：在港時我認識他而他不認識我。他是我去到臺灣求學接觸的第一位法師。當時我一人帶了十件行李，乘坐四川輪赴台。先上人說：「別擔心，悟一法師會去接你。」船靠基隆碼頭已是萬家燈火，我在甲板上眺望，看到悟法師和一群人，有隆根法師、清霖法師，黃本真居士（出家後的慧瑩法師）和周善華居士。幸虧他雇了小貨車去接船，否則十件行李（其中一件是緬甸玉佛像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次日，先上人替人作嫁購買的一大堆東西——九件行李，悟法師已讓人按名字替我找地址送去，我鬆了一

口氣，對他處事速度之快、之穩，印象深刻，由衷感激！便安心的去新竹進佛學院上課；之後，就沒有聯繫了。福嚴精舍有大法會，他會出席，見面就像對子侄般，總是親切的殷殷關懷。後來他與福嚴的法師們發生矛盾，很少去新竹，見面就更少了。不過，時有通訊，互相問好，說說近況等。

他身材較為矮小，為人卻很大氣，不會斤斤計較。很多香港、新馬佛教徒的子弟在台就讀，孤身在外，過年過節不免想家。因此每逢節日，他總是吩咐準備好幾席豐盛的素菜，以快信（五十年代電話還不普遍，使用「限時專送」郵件），請他們去善導寺吃飯；善導寺有如僑生之家，這群青年學子（包括我的好友周善華，假日常帶並不認識法師的同學去善導寺盤桓），在那裡得到關懷和溫暖，也沐浴佛恩。

具有辦事長才，組織能力強，知人善用，是悟法師的過人之處；歷任臺灣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，世界佛教僧伽會華文秘書長，辦過無數次大小型佛教活動。世界僧伽會輪流在世界各國舉行會議和活動，他都能運籌帷幄，指揮若定，使活動成功，人人讚歎。與南亭法師等合創佛教智光商職，開臺灣佛教社會教育的先河，享有盛譽。

悟法師的人脈非常廣，佛教界、商界、政界路路皆通，遇上棘手不能解決的事，請他相助，必能辦妥；在台的日子，得到他很多照顧。當時返港及南來獅城，出境手續非常難辦，諸多阻礙，公文旅行，拖延很久，仗他的協助才能順利批准。南來後有一段時間通訊頗頻密，天南地北，教內教外無所不談。後來各有所忙，又中斷了。直至一九八五年，菲律賓信願寺瑞今長老八十壽慶，舉行傳授三壇大戒及水陸道場。我向不喜歡參與佛事，因凱法師力邀，難以推辭。到了馬尼拉信願寺，意外發現鹿野苑四位原當家全部出席，大當家從夏威夷來、二當家和五當家從香港來，四當家特地從臺灣來，他們負責水陸大齋佛事。故舊久別重聚，是意外的歡喜，和幾位當家在一起盤桓十多天，佛事之餘，聽法師們談古論今，各抒看法，使我受益匪淺。真是很罕有的聚會，深感喜悅，讓我感到不虛此行，是生命中一段愉快美好的回憶。

悟法師非常注重養生，還有潔癖；每天定時運動，非常認真和有恆，即使在馬尼拉這些天，一早起來便在房間裡原地踏步的跑、跳。吃東西更講究，無益健康的食物一概不吃；對身體有益的，更難吃也能下嚥，不能不令人佩服。由於領了美國綠卡，必須定時去報到。我

這土包子，聽說坐十多個小時的飛機，心裡便害怕。便說：「您年紀一大把了，何必再如此奔波呢？一旦亞洲發生事故，老朋友都不在了，您能獨自在美國逍遙嗎？」他當然聽不進去，依然東西兩邊飛。

香港東蓮覺苑，九十七前也在加拿大溫哥華開設了分苑；創辦人何東夫人，是棲霞若舜老和尚的弟子，令孫何鴻毅是加拿大東蓮覺苑的董事長，原本是自幼跟祖母拜拜而已，真正引領他進入佛學大門，讓他成為虔誠正信佛弟子的是悟法師。何鴻毅說：「悟一法師深入淺出的語言，使我認識到佛教哲學的偉大，體悟佛學的博大精深，這是悟一法師最了不起的地方。」所以他非常感激！是悟法師因擁有美國綠卡，才結下這段法緣。

悟法師在美國洛杉磯圓寂的，消息傳到我這裡，已不知過了多久！他似乎預知大限在洛杉磯，遺作有詩云：「業風吹到洛杉磯，浪卷段落幻化身，仰仗彌陀相接引，再來人間度群生。」四位當家中，他最注重運動、衛生、飲食和養生，卻是走得最早。

書畫家達道法師

五當家道法師（一九二一—二〇一三），祖籍南京，十八歲出家，就讀棲霞律學院、焦山佛學院，在寶華

山圓具。一九四九年赴港，駐錫荃灣鹿野苑。一九五一年以同等學歷考進新亞書院（中文大學前身）大專部哲學教育系，也成了錢穆的學生。每天自荃灣趕車到九龍上課，是第一位穿著僧袍上大專的學生。畢業後任教於佛教黃鳳翎中學八年，曾主編《香港佛教》。修學之外，自習書畫，多以山水梅竹為題材，畫作清新樸實，禪機閃爍；尤其愛畫梅花，自稱為梅花道人，作品深得佛教人士喜愛。

五位當家之中，我和道法師的互動最頻繁，年輕時去他的精舍——菩提內院，最喜歡看他畫水墨小雞，非常逗趣。南來以後，常通信或通電話，回港必去拜訪，他是很淡泊和很低調的人。他的大護法、香港酒店業鉅子許讓成太太——許何佩芬居士，和我是好朋友，只要我回港，就約我去精舍聚會。他遷址到沙田下禾輦，屋子在半山上，山路崎嶇難行；許太太、淨明和我，也爬上半山谷去探訪過他。最後他搬遷到九龍太子道後，交通就方便多了。我每次回港，先上人都陪我拜訪他。他出任鹿野苑住持八年，就住在鹿苑，大興土木，修葺擴建藏經樓及功德堂等房舍。二當家從越南返港後，便把住持責任交給超法師，自己遷回太子道的小精舍。

道法師多才多藝，家務事也做得非常好。自己燒菜

、做飯、熬老火湯；擀面，包餃子，無所不能。不但自己洗衣熨衣，也會縫補。更令人驚訝的是：他也能踏縫衣車縫僧衣！我很奇怪，男衆自小出家，怎麼可能學會三把刀？縫僧衣也會？原來當年住在下禾輦的時候，雇了一位女傭——媽姐，她有個好姐妹，針黹很好，每次老闆給她放假，就到精舍來，探望姐妹，替法師縫縫補補，或做新僧衣，好學的他就學會了！他把作品在我面前展示，我看縫的短褂還可以，中褂差強人意，長褂實在不行。就勸說：「您別太吝惜了，見客的長褂，還是讓翁裁縫賺點工資吧。」

九十年代，發現心臟血管阻塞，必須動手術，出院遵醫囑休養，康復後照常活動。二〇〇七年，他八十六歲高齡，回去南京祖庭棲霞寺，挑選書畫作品二〇〇件，在雞鳴寺書畫院展出，自然盛況空前。過後，他寄了一本《達道老和尚書畫集》給我，把封底倒過來，在內頁題了款，蓋了章，才發覺錯誤；但捨不得另開新本，又在封面扉頁重新再題名落款。他說：這是雙重紀念。

道法師晚年，預知圓寂期至，將一件保存了六十多年的棲霞寺鎮寺之寶——紫袈裟——送返棲霞。據說，此為清乾隆帝五幸棲霞行宮，御賜的金龍袈裟，給棲霞寺永鎮山門。一九四九年，兵荒馬亂，棲霞常住唯恐袈

裟有失，志開法師遂密囑道法師將袈裟帶去香港，他謹慎鄭重的保存了六十多年。二〇一三年圓寂前，特別吩咐其俗家侄女，將此紫袈裟送回棲霞古寺。據聞紫袈裟整件紫色，繡滿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龍一三三條，俗稱金龍袈裟，顯示了皇家的威嚴和袈裟的珍貴，還有厚重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人文情懷。這件佛教寶物，平安回歸棲霞，道法師放下了對祖庭的重擔！

他很有福報，雇了一位很好的泰籍女傭，訓練她能聽能說粵語之外，還傳授她烹飪技巧，使她燒得一手好素菜，也會熬老火湯、包餃子；客人來訪，更可以燒一席菜待客。她對道法師忠心耿耿，手術住院時，每天兩頓燒煮送膳；出院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直至圓寂為止。道法師回到南京棲霞寺後，於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捨報圓寂，世壽九十二歲。如此晚年，可謂無憾矣！

回首逝去一甲子的悠長歲月，四位法將在全球各地，各自忘軀努力，殷勤為法。憑一支筆，敷揚如來聖教；像一根燭，燃燒自己，照亮衆生；燃一盞燈，照破黑暗，作光明的指引；施慈悲化育，使迷路知返；憑莊嚴梵唄，讓人得以身心自在清涼。他們在世界各地，播下的菩提種子，或已發芽，或在茁長，或已開花結果，或正在沃土中孕育。各憑豐厚的學養，遍灑法雨甘露，祈

爲未來的南瞻部州，蓮花開遍；爲未來的佛教，煥發一片輝煌！

期待鹿苑傳承法嗣，繼起有人，後後勝於前前，棲霞鹿苑，光照大千！

超公長老 圓寂

詩文妙筆法門推獨步
述說微言教海作中流

世界佛教僧伽會
海潮音雜誌社

了中 敬輓